尚論持平

事文標異卷五目錄

親結其褵

中田有廬

齊子豈弟

啓明長庚

小弁

蒹葭

町曈鹿場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夾石碣石

說築傅巖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西伯戡黎

葉公顧命

大戰于甘

周公居東

象刑惟明

五子之歌

荔挺生

姑息

立太師太傅太保

刑不上大夫

三農生九穀

五更

鄭伯克叚于鄢

虞師晉師滅夏陽

用致夫人

三傳

經書別本

五臣

澹臺滅明

曾參

子禽

老彭

擊磬於衛

詩書執禮

東儵
瑚璉
觚
汶上
五伯
子桑伯子
互鄉
匏瓜
懷寶迷邦

鑽燧改火

直躬

畏匡

羿

微子啓

予所不者

韓昌黎論語解

石經大學

七十子

孟仲子

象

鯀

伊尹放太甲

王良

盆成括

庾公之斯

檮杌

巨擘

事文標異卷五

張青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鄭元王弼諸儒者及淮南子引用俱以夕惕若厲爲句程朱始以夕惕若爲句朱子謂如頻復厲無咎是也夫頻復厲無咎厲字屬上文爲不順自當屬下文矣况文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厲即危也

又如食舊德貞厲終吉漢之儒者皆以貞厲爲句程子朱子作厲貞吉爲句即厲無咎之類也以垢九三厲無大咎觀之則厲當屬下文無疑矣此浦江張伯起之言也可見宋儒精於漢晉諸儒句豆之間其繫於經義良不淺也

乾道變化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日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爲問朱謂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

又是漸及變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按鄭元易註先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爲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諸說錯綜存之以備參考

師出以律

漢程不識李廣同爲名將其治兵則有異焉廣行無部伍不擊刁斗舍止就善水草人人自便敵人不敢犯不識正部伍擊刁斗治軍至明不得休息敵亦不敢犯士卒樂從李廣苦程不識司馬溫公

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廣使人人自便人情樂於安而昧於禍士卒以不識爲煩自必樂於從廣且將惡其上而去之而廣防禦少疎未有不致敗者故曰兵事以嚴終行軍當以爲不識爲正李雖奇不可法也若岳武穆之野戰運用之妙寓成法於無法之中又不可以是論矣

黃裳元吉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朱子謂爻無此義不當硬入邵溥云伊

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意此爻義之所爲發也否六四包承龜山以下文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矣蓋龜山欲解洗其從蔡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萬世之訓後儒有見因事觸物別爲篇章以發己意蓋無不可而假諸聖經行己之私其何以爲訓乎欲蓋而彰賢者不免隱見微顯君子可無戒乎

小貞吉大貞凶

易考云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

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
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賑濟百姓
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而魏了翁云周禮大
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與古說大
異矣並載之以俟知者

枯楊生稊

熊南沙周易象旨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
小正正月柳戴德傳云發孚也秀如苗秀之秀未
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卽柳線也孚如中孚之孚羽

未出卵曰孚花之蓓蕾多如鳥卵初生亦相似故曰發孚朱子本義曰稊根本也榮於下者也易義初爻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則朱子之解稊猶未嘗也宜以秀孚之說爲是

井

井淮南子與世本並云伯益所作按易重卦已有井名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瞍使舜穿井井不起舜伯益舜臣豈得謂始于益非之來已久人非水火不生活想自茹毛飲血之後有鑽木取

火之事卽有掘地取水之事其所由來不必計也

帝乙歸妹

楊升菴曰帝乙歸妹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易與尚書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表表賢君傳信傳疑其義如此史之紀錄可盡信乎

冶容誨淫

冶容誨淫漢疏謂冶字古本作蠱字故太平御覽
中引之曰蠱容誨淫此其證也又考左傳女惑男
曰蠱國語曰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曰妖蠱艷
夫南都賦侍者蠱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
二字而皆一用之者也蠱又有省文作蟲字者漢
高祖功臣有蟲達其人乃古蟲之後以蠱字不雅
故改而爲虫不知古詩有古冶子之名似冶子即
蠱子由諸說推之不必二視之也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一說隱于丘園以禮聘之戔戔所聘之物也孔穎達以漢聘隱士用元纁駟馬恐待賢不當過儉先儒有以戔戔爲衆多者但聘賢何吝于吝有礙耳周氏謂以貴下賤卑禮厚幣爲吝大費解矣一說爲國不尚華飾故不賁于朝市而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之薄耳禮奢寧儉故雖吝而終吉于吝字似妥朱子從之葢細味戔戔終是淺意雖異說不一而寧儉之說爲長也

歸妹以須

六三歸妹以須註疏程傳以須爲待固是然朱氏謂天文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本義亦稱或曰女之賤者殆似可從屈原姊名女須呂后妹亦名須須即須也初言歸妹以姊則歸妹以須可互見矣至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遲音穉謝靈運詩臨江遲來客是也讀作平聲義稍異矣此篷底浮談之說也須遲字意皆有切據謙曰浮而不浮矣

繫于包桑

丹鉛總錄謂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解之者以

包桑爲固結之喻似乎未確包桑豈固結之物乎
葢古人取喻朽索六馬虎尾春氷之類也陸宣公
收復河北後請罯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陧綿綿聯
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此解昔人之所
未及者也

震爲旉

易說卦震爲旉旉之爲言布也震于東方爲春草
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旉今文作華葢言花之蒂
也詩凡華字皆叶音旉是其證也陸機文賦彼墳

蕚與玉藻瓊華與玉藻相對尤可證也說者毋遺此解此亦楊升庵之說也

殷易周易

殷易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在殷易由陰及陽得生生之序在周易扶陽抑陰是斷不使陰先于陽也此文王之大旨也故學易者宜從周不從殷也

、歸藏易

京房曰古有歸藏易一書今久亡矣而六十四卦之名尚有存者內缺其四與周易不同如需之曰溽小畜之曰毒畜大畜之曰大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霸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十五國風

尤悔菴曰吾於十五國風竊有疑焉二南爲周召

之詩當文王時燕魯未封故以南名之邶鄘衞三
監之地幷封康叔非三國也王者何平王也王人
雖微必序諸侯之上今列於十五國其謂之何若
云王道衰微雅降爲風豳風王業之始宜與生民
公劉並稱何爲居風末耶叔虞封于唐子爕即爲
晉侯而不名爲晉風檜滅于鄭曹伐于宋猶備小
國之數春秋時若宋杞蔡許虞虢滕薛邾莒之屬
寧無一篇足錄何孔子刪詩如是其闕耶以愚度
之孔子刪詩者魯之樂章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

自檜以下無譏焉合之十五國之風疑尚有餘風不止一曹也孔子刪詩亦因魯之舊而已詩與樂合夫子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不言風豈風之所尚有未得者耶愚謂王風列于十五國之中豳風附于十五國之後失其所矣由雅頌各得之言觀之悔菴疑風尚未得其所良不誣也

關雎

先儒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后妃欲供祭祀求賢

女與之供職以助己也此將淑女屬之他人與孔子樂不淫哀不傷之說不相符矣考亭舍去異說求之本文始與不淫不傷之意相合但毛氏訓芼為擇正意訓芼為搴朱子以爲熟而薦之與左右字不合愚謂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之詩觀之則或錡或釜或左或右左右芼之之說亦未爲不可也請以正之善說詩者

鹿鳴

艮齋雜說謂關雎爲風之始而漢詔云應門失守

關雎刺焉鹿鳴爲雅之始而史記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關雎文王之詩也而齊魯韓三家以爲政衰之詩漢書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不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已先爲註脚矣鹿鳴若爲刺世則鄉飲酒禮燕禮何取鼓瑟而歌鹿鳴乎聖人删詩又豈以政衰刺世之作冠於風雅之首乎

摽有梅

詩故纂曰摽有梅注謂男女之及時非男女也處

士樂及明時效用也月令孟夏贊傑雋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焉悔貴聞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典不及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也

惄如調饑

丹鉛錄曰惄如調饑韓詩作朝饑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〻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云調音稠又改作輖均〻不確愈解而愈火其眞不若朝饑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倆如

且饑郭遐周書曰言別在斯須慼慼如朝饑晉漢
去古未遠當得其實愚謂升卷之第衷是也

柏舟

柏舟之詩小序言衛頃公之時小人在側仁人不
遇而作朱子辨其不然乃信列女傳以為婦人之
詩又因與綠衣相連復以為莊姜之詩夫小序出
於漢儒固難盡信烈女傳出於小序之後又奚可
為信也況飲酒遨遊似非婦人之事曰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別謂小人在側

仁人不遇又奚不可毛鄭專拘小序其失也泥朱子盡棄小序其失也矯審酌其閒可從者從之可去者去之庶乎其有當矣

卷耳

陳臥子曰卷耳言嗟我懷人是所懷之人明矣毛鄭以爲賢人拘小序之過也朱子所謂委曲遷就而前合之始舍小序而求之經亦詩之大幸但欲盡去小序則太過耳楊用修以荀子解卷耳爲思賢深得詩人之心朱子直以爲后妃思文王之詩

用修以爲陟岡飲酒非婦人所宜亦傷大義或原詩人之旨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元黃者文王之馬也金罍兕觥與文王酌酒以消憂也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也雖似是終非本義愚以爲此詩人設想然耳當王室如燬之時思念文王有不能形之語言者言欲陟崔嵬而馬虺隤則未嘗陟崔嵬也不得已而思酌金罍豈眞酌金罍乎至結語曰云何吁矣左思右想難免傷懷無可奈何付之一歎而已其旨如此謂之亦傷大義非癡人說夢乎

木瓜

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無男女字何以知爲淫奔蕭山秦風季曰卽有男子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有難之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不讀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指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

狡童淫者也秦君之說如此誠可與講學矣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朱注謂不終日也迅速奏功以見靈臺命名之義謂若有神靈爲之者意則美矣然一日之中豈能卽竣靈臺之事者不近人情矣稽之古注以爲不日成之者不設程期之日也文王仁愛人民恐其過勞正與經始勿亟之言相合朱注固佳似古注更出其上也

不顯惟德

詩不題惟德注皆以不爲豈不知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羮華不注史之不因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字也雖與朱注異說其實其義可取也

平王之孫

洪文敏曰周南召南之詩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不無牴牾如何彼禯矣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翻覆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

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之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王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以禮接于廟故築舍于外未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侯之子卽襄公威

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居

親結其褵

親結其褵褵婦人之褘也邪交褸絡以纏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婚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反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舊說以褵爲帨巾誤矣又以親結其褵爲母命雖是婚禮而作詩之意則在此不在彼也

中田有廬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之春夏居之𦾔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也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也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𡌆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攢秘之屬其音轉作盧而字作廬則與前數廬字大有别矣不可以同文而視爲同義也

齊子豈弟

楊用修曰齊子豈弟與各章遊遨夕發之意不同初讀疑之後觀鄭箋豈弟作闓圛闓訓開也圛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爲對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昆虫闓澤汪文頴曰闓澤樂也又與遊遨之意爲對二說雖殊義近之矣今云豈弟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愚謂豈弟雖是好字然加於婦人非宜葢婦道貴乎嚴肅豈弟平易近人之說也貞烈之婦豈肯平易近人乎詩人用字語似厚而意甚刻矣

啓明長庚

李氏詩緝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即一星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而名之以白字以太白亦以爲一星矣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有誤耳元注二星也得通志之辨可以證毛氏之非矣

小弁

小弁周幽王愛褒姒欲廢太子宜臼其舅申侯爲賦此詩此正解也或以爲尹吉甫之子伯奇爲後母所讒而出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正義且云伯奇即宜臼也合二人爲一人益大謬矣蓋伯奇宜臼其事相似故人或傳訛斷以爲太子傅所作爲是其曰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急而反跂跂然者不忍去也雉之雊也尚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尚疾無枝王豈不念子乎憂之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至孝之至情語也宜

曰何能爲之其傳能作怨辭正所謂可以怨者高叟不足以知之也

蒹葭

顧涇野曰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以固國也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溯洄以求其能爲國乎故程子曰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興也毛公亦謂秦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注國人未服焉或曰伊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愚謂未

若朱注所言神情縹緲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町疃鹿場

詩疏曰町疃鹿場毛萇曰鹿跡也說文曰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何其拙也蓋因町疃之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耳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踐爲鹿場矣非謂卽鹿場也如豳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可得謂綢繆卽鳥巢乎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人以不字作勿字解非也萼蒂也不花之足也即蒂也易曰震爲旉旉花蒂也通作敷即不也然又有跗字亦同是義唐人遊仙詩紫芝列紅敷字書作跗古詩綠萼青跗是也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葢華字當與夫字相叶亦當讀作旉字字意相通人亦知之若不之爲蒂人鮮知也

烈文辟公錫玆祉福

楊升菴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古注成王卽政諸
侯助祭之詩也錫福之說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
元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福祉而
惠我無疆也三說不同要之毛鄭得戒諸侯之體
若朱傳之說冠屨倒置矣洪範天子歛福以錫民
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晦菴必欲別立一說以
勝前人前人前人豈易勝耶

魚藻

魚藻古序以爲刺幽王思武王之詩朱子詆之爲

陋改爲天子燕諸侯諸侯美天子之詩似相背矣首章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此卽牂羊墳首之墳言頭大而身瘠也次章曰有莘其尾言魚勞而尾赤也三章曰依于其蒲言王澤竭而不依于水將失于陸也鎬京之思非武王而誰思乎明明刺辭而猶以爲美考亭先生于此未之詳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小雅自節南山以下數十篇序皆以爲刺幽王之詩獨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言農事故朱子皆

以爲力田祭祀之詩以不見有刺譏之辭也葢此皆幽王時之詩愚以時考之知其爲刺而非美也其時幽王失道苕華有鮮飽之歌矣何草有不黃之歎矣安得有倉盈庾億報賽歡呼之樂乎獨其託意深微懷古傷今之意見于言外故不覺爾楚茨曰自昔何爲信南山曰維禹甸之甫田曰自古有年懷古之意皆于首章見之大田曰伊寡婦之利見古者利及寡婦今無哀此矜寡之政傷今之意于末章見之讀其詩不知其時可乎朱子當遜

毛公之精矣

小旻小宛小弁昊天何人斯萋菲谷風蓼莪

愚讀小旻以下至于蓼莪八章知不獨小弁爲太

子宜臼而作前後七詩皆爲宜臼作也意者宜臼

之傅其大賢乎小旻曰潝潝訿訿葢言邪謀所自

始也先抱臨深履薄之憂矣小宛卽勉之以明發

有懷又惕履氷之慮至干小弁怨慕極矣原其禍

始在于君子信讒乃呼父母而不得呼昊天而愬

之而明亂之生也皆緣信讒爰恨彼何人斯爲鬼

爲蜮萋菲貝錦以致寺人作詩欲投豺虎谷風一篇朱子以爲朋友相怨其實即衛風夫婦相怨之辭似爲申后而設至于蓼莪一章頻致意于哀哀父母昊天罔極欲報不能孺子之慕甚深其教太子至矣况旻宛弁皆以小名鳴鳩鷽斯託興無異寺人孟子又是宮中之人所言者皆宮中之事也沒而大東四月以見家不齊而國不治也夫子序詩之意其殆是乎各章朱注分屬愚以爲一人一時一事之言以意逆志或不懸也

鳥鼠同穴

鳥鼠同穴之山山海經之所載也爾雅云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曰其穴入地三尺鼠在外鳥在內也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曰不爲牝牡山在隴西首陽縣之西今之渭源縣是也蔡氏曰同穴山之名也鳥鼠者同穴之枝山葢二山也葢鳥鼠之或爲雌雄或不爲牝牡不可得而知也故景純兩存其說然同穴而處明是一山分之爲二殆不然也

無逸

艮齋雜說謂無逸之篇中宗享國七十三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世系既順歷年有差鄭箋謂武丁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孔傳謂帝甲淫亂不當與二宗齊名更爲太甲因三十三年太甲之享國亦合但太甲爲二宗之祖不應顛倒在後且太甲既爲太宗不當稱祖若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祖孫不應重名且祖乙祖辛祖丁又何功可

祖耶一祖甲也或以爲賢或以爲淫亂安得起周公而正之

百姓昭明

百姓昭明朱子謂畿內之民蔡氏從其說矣孔安國以百姓爲有爵命者楊升菴引張說對明皇之言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因辨蔡氏之非謂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乃有爵命者爲君服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力役農畝之事豈皆能服三年耶但遏密八音而

已此解甚確雖異而不可以爲異也

弱水既西

呂愚菴曰天下水皆東流然亦不可拘也即如弱水西流導入流沙又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因思水性變異凡水皆能載物惟弱水不能負芥海中衆水朝宗獨漏澤洩之有尾閭焉陷爲大渦日夜汨沒洪水可以懷山襄陵獨荆州地脉常浮不沒謂水有一定之性非也若于物理不察其變膠執之見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辨章

平章二字有用爲辨章者人或非之葢尚書大傳

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又以爲辨章百姓韓昌黎袁氏廟碑亦用辨章二字辨與平字異而義同也

夾右碣石

魏武短歌行曰東臨碣石以望滄海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人止知有一碣石不知有兩碣石有左右之分也碣石之在右者即大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餘里碣石之在左者在高麗之東有碣山焉漢樂浪郡遂城縣之隅長城起于此山載之

朝鮮志中者也孟德所言曰東臨碣石則禹貢之所載是矣

說築傅巖

說命曰說築傅巖之野是明有其文矣孔子語子路曰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佐天子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莊子曰傅說胥靡惟蔡氏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也此說未嘗不可然如齊論所言版築與畎畝魚鹽類也總况其處于困阨苦心勞志之

意若云築居是悠游自適之境何以見其生于憂患而當大任乎蔡氏之言非并聖賢立說之意也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黃石齋曰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云神仕是也男曰巫女曰覡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與今之舞女歌兒無異矣伊尹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後世更有暮雨朝雲神女之事名其山曰巫山非緣此乎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

竝有國色其足以感均頑艷者豈下陽城北里哉愚謂古之巫覡後世變爲優伶有男部女部男女相兼者其演淫詞麗曲使人魂動色飛工于巫覡百倍又可以觀世變矣人皆習而悅之雖有阿衡再世又豈能禁絕之乎

西伯戡黎

浦江張氏曰西伯戡黎漢儒諸說多指文王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吳才老吳幼清及周文安皆以爲武王朱子以爲未有確據可且闕之實則黎近

王都戡黎者伐商之漸也亡齒唇剪羽翼可寒心矣故祖伊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訖我殷命由一恐字一奔字一訖字觀之勢窮辭迫有釜魚困獸之態殆出于觀兵孟津之後斷爲武王之事不可歸之于文王矣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注以葉公爲沈諸梁然考汲冢周書顧命之文在蔡公解內蓋蔡公寢疾告穆王之

言也葉字當是蔡字傳寫之誤耳沈諸梁之說非所謂訛以傳訛者乎

大戰于甘

容齋隨筆謂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勦絕其命爲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于他書不知

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爲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愚按以此言之則有扈之師亦非出于無名矣苐不知與子之意出之于天或者借題發兵以圖創亂不恭之誅不可原也

周公居東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鄭康成謂避居東都蔡氏曰居國之東然逸書載武王告周公之言曰粤瞻洛伊毋遠天室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

以時尚草創未遑營建耳成王營之以其在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避居于東康成漢人去周未遠故決言居東爲東都耳若云居國之東則不越邦畿之外公所常游地也何東人賦鴻飛遵渚之詩幸得見之又悲其去耶

象刑惟明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

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宮者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明朝之制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使人望而識之久而益多習熟而無所耻也老子曰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可見以猛勝者治術之最下也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先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衕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云我水既靜我衕既平五子歌以衕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衕人之雁行足行當作䟕見龜筴傳此丹鉛錄之所書左傳之言與韻相叶殆可從也

瑤琨篠簜

禹貢瑤琨篠簜疏曰竹之闊節者爲簜周禮掌節

凡邦國之節使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函節之器則蕩非節矣于寶曰英蕩畫函也英刻書也蕩竹符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飾之信漢中之百使符亦取則于此

尚書同異

古文尚書與尚書大傳每有同異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此周公居東日之事也而大傳爲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

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夫公居東而雷電以風者爲感悟成王也若公旣死而雷電以風又何謂乎張奐梅福每皆引此爲言則亦未之思矣

月令

後魏曆書取呂覽月令衍爲七十二候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汲冢周書互有出入朱子作儀禮解備引之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王瓜生作赤箭生麥秋至作小暑至易通

卦驗亦載節候其書今不可見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古今節候之異可參考而得也

古月令鈌文

黃帝素問引古月令四月有吳葵華無苦菜秀之說本草吳葵亦名龍葵唐本草注吳葵卽關河間苦菜是也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痒詩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卽是物也葢乘初夏

之令與王瓜同出王瓜感火之色而生苦菜感火之味而成暢茂之機于一菜見之矣古月令以吳葵當之雖是一物不若明其爲苦可以格物而知時也

鴻雁來

月令春候雁北秋鴻雁來冬雁北鄉此十二候之中雁居其四重德禽也戴禮夏小正之文則更詳曰雁北鄉者何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鄉其居也雁以北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

來鴻雁先言來而後言鴻雁何見來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非其居也至於鷹爲鳩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此皆禮文之所未有二戴之於禮其功非小補也

鵙始鳴

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卽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伯勞禽經注云伯勞飛不翺翔直刺而已形似鸜鵒易林曰鵙必單栖鷙必匹飛亦能搏

擊百鳥畏之蜀中名鴐鴽亦乘火令而生詩曰伯勞飛燕各東西言單棲與匹處之異也曹植鳥論以伯勞爲伯奇所化想當然耳

田鼠化爲鴽

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爲鴽鶉也卽鵪鶉也莊子作田鼠化爲鶉十二支神子位屬鼠午位乃鶉火之次蓋三月大辰但見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鴽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鴽于建酉月爲鼠者辰巳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變化如

此陰陽之定理也或曰鴛似鳥而非鳥故文曰如鳥　蝙蝠也未知孰是故竝存之

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

陳椒峯曰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鄭氏曰重天時權許之也由此言之奔者眞奔不禁眞不禁矣盆奔也者簡率成婚若鄙野小姓之爲不能具六禮耳當荒祲或孤弱不能自存必待備禮則男女之失所者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禮之窮不待其亂而爲之所也况曰令者媒氏令

之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踰牆行露之會哉故權許之說謂許其不成禮則可謂許其奔則不可果如鄭氏之言則如君王后卓文君者亦將以權而許之乎

靡草死

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葶藶之屬淮南子注云薺水菜枝葉細碎謂之靡草董仲舒曰葶藶枯于仲夏欵冬華于嚴霜是人多視薺與葶藶爲一考之本草菥蓂自薺而葶藶自葶藶也草木子黄帝問

師曠曰歲之苦樂可得知乎曰可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者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由此觀之薺與葶藶是一是二益判然矣

荔挺生

月令荔挺生本三字句也鄭元曰荔挺馬薤也易通曰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是則以荔挺爲

句者竟不成文失經義矣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義未當也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嫗也息小兒事不求義理之安止圖苟且猶老嫗之愛小兒如諺所云惜孩兒誤孩兒者也此于姑且休息之言校得情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

周官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

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是有責者也後世亦有三公居于政府票議大政坐而論道而已非有若古之區別也漢災異免三公則又無所分于天地人之職矣至張角創亂有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之稱或云其竊周官之意愚謂賊人之言偶似此耳彼何知有尚書而襲其名乎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此聖王之制所以敦國體也自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刼羣臣遂僞作周禮有鞭撻大夫之條附之于條狼氏此與刑不上大夫之說大刺謬矣焉有周公制禮辱及三事者乎此後世暴虐之君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助紂之惡歆誠不勝誅矣

三農生九穀

周禮三農之解其說有二前鄭曰山農澤農平農

也後鄭曰原與隰及平地也楊用修曰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簰水圃浮種于江湖之面者是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愚謂山農澤農蜀廣之分固是然平原山隰處處有之後鄭之說未爲非也

五更

學文堂載樂記云武王克商食三老五更于太學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事者

名以三五取象三辰五星也宋均云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也漢永平二年以桓榮爲五更甘露三年以鄭小同爲五更是三老爲一人五更爲一人也陳氏祥道云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三老五更亦非一人矣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老人之稱則更乃叟字之譌亦錯文所間者有矣

鄭伯克段于鄢

鄭伯克叚之事左傳言之詳矣公穀兩家惟斷其
案公羊曰克者何殺之也穀梁曰克者何能殺也
又曰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
爾深誅鄭伯之心也公羊斷之曰母欲立之已殺
之如勿與而已矣穀梁斷之曰爲鄭伯者宜奈何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張賓王曰從公羊之勿與
可以謹始使無敗也從穀梁之緩追可以雖敗死
無鞫也必也藥本病者公羊氏愚謂三傳之文皆
有妙義不可缺一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假道于虞之事三傳皆有脣亡齒寒之言而文各異左傳正叙之公羊穀梁大同而小異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發明經意尤爲警策至于終篇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公羊曰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一自善其謀一善

臣之謀而以戲言相樂古趣津津此左氏之所遜者也

用致夫人

春秋之義得傳而信亦得傳而疑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以其旣絕于魯又殺于齊當與魯絕不當與禘以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以其爲僖公夫人今乃歸于廟見以成風爲說者謂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

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總無定論愚謂今之所傳者特公穀左氏三傳耳向有五傳使所謂鄒氏夾氏俱存則其異同更當不一然傳聞異辭故記載不一其信者足以爲傳功疑者不必爲傳罪也

星隕如雨

王闢之澠水燕談謂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其點或大或小光彩煥然未至地而俱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隕極多敲擊有聲毀瓦折木明日視

之累百盈千大小皆石也忻州民家猶有藏蓄之者公羊傳中星殞如雨謂不及地而復其說本之左氏以如雨而言皆非雨也愚謂天道至變殞而成石者多矣亦間有成鐵者亦間有作人形者殞而成石者是雨星之質也雨至地而滅者是雨殞之光也不及地而復者是雨星之神也隨其異而占之必有各得其驗者矣

木氷

王濟之曰春秋書木氷漢書謂之木介又曰木稼

王荆公詩木稼嘗聞達官怕余在京邸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莈莈尋丈不辨玲瓏草樹皆若幡幢少壯鬚髮盡成皓首謂其應在達官也愚謂此亦災也陰盛之象女謁盛則在女謁僉壬在位則在僉壬無一定之占也

鄭人來渝平

餘冬序錄載春秋鄭人來渝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渝變也公穀作輸墮也諸儒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前書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

求平也言渝平者非也夫經明書來具有求之意可知傳注以渝訓變若云變前日之平艮非而左氏不過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憾而更變爲平成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渝字於經文自通不當改也

會于葵丘

勉齋經解云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

淮入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驚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不達昔人之意矣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本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知古人虛用九字之意合九辯九章爲一章以協九數亦趙氏之流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浦江張氏曰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傳

納糾作子糾穀梁傳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序糾于小白之先矣管子載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亦序糾于小白之先矣荀子則明言齊桓殺兄以爭國是子糾長于桓公也明矣前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信之文定文公從之而胡傳遂以左傳爲誤矣荀子明言殺兄穀梁管子咸序糾于小白之上言弟者特薄昭一書耳程子朱子以及胡氏遂斷以小白爲兄何哉愚謂

事須東古與從漢書不若從先秦之文近而有徵也

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憨極奇極其先序頃公之事謂逢丑公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居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逸而不反已趣絕矣後用前此者三字倒序郤克臧孫許聘晉蕭同姪子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

者迓跛者者眇者迓眇者而穀梁冬十日篇又云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僂使僂者御僂者禿者御禿者更益二人愈覺可笑此先秦中最佳之筆如火棗交梨非菽粟恒味也

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或以爲春秋成而麟至紀瑞也或以爲麟至而春秋絕筆紀異也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于中國也公羊曰何以書

紀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孰狩之采薪者也由穀之言似以爲瑞由公之言似以爲異矣夫子乃作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有聖人而麟至非瑞乎麟至而非唐虞之時非異乎謂之爲異爲夫子道窮之徵謂之爲瑞爲亂臣賊子懼而見也若謂孔子生而麟至孔子將終而麟又至以麟始以麟終此好事之家傳會聖人之說不足紀也

書孔子生書孔子卒

公羊穀梁書孔子生左氏書孔子卒書生者慶聖人之出也書卒者悲斯文之喪也書法雖殊其義一也杜預以爲獨書孔子卒者因魯史也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夫夾谷之會夫子不嘗攝相事乎丘明之筆未嘗不審處也

左傳異于公穀

劉氏曰公穀皆解春秋春秋所無者二氏未嘗有也左氏經所有者或不傳經所無者或傳之故先儒以其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

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必合為一也

三傳

陳椒峯曰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出所載異同不可不審也如公及儀父盟于蔑左為蔑而公穀以為眛築郿左為郿公穀以為微至于君氏卒左以為聲子公羊以為師尹是一人而男女有異也仲子公羊以為惠公妾穀梁以為惠公母子氏公羊以為惠公母穀梁以為隱公妾也公羊論

桓隱爲母以子貴是啓後世妾母陵僭之端也穀
梁論蒯聵之事曰信父而辭王父是啓後世父子
爭奪之禍也趙鞅入晉陽以叛歸于晉公穀云言
歸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逐君側之
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歸遂盟公羊云大夫受
命有可以安社稷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
域而以利國家爲辭者矣祭仲執鄭忽出罪在仲
也公羊以爲反經之權後世有廢置其君如博奕
者矣大論是弘愚畧取其槩以見椒峯讀書竪義

其爲後世之慮者遠矣

經書別本

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如禮有儀禮戴禮諸經而又有后蒼曲臺禮記數千萬言既有周禮又有別本周禮鄭氏引之以注周禮有孟子矣又有別本孟子此皆不傳而所傳者有左傳又有國語國語者左傳之別本也有魯論又有家語家語者魯論之別本也有之固可參觀無之亦不必多求也

五臣

學文堂集五臣爲禹稷契皐陶伯益千古無異辭然呂氏春秋曰五人佐禹欲盡地利至勞也則禹之外當有五人尚書曰三后降典首稱伯益其爲舜之五臣自禹而下無異也王潛夫姓氏志曰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益爲姜氏曰有呂按弃古棄字也因后稷不由人道而生故以爲弃考之于古蓋齊字也其字從弃故字叔均此云賜契姬姓者賜齐姓也下尚應有氏曰有周四字若契本字卨音昔今定五臣之名當曰禹文命

稷契商禹皐陶伯益也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武城人賦形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名施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云滅明有君子之容行不勝其貌是二說大異矣及考子羽懷千金之璧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斬蛟投璧斬蛟以明不畏投璧以明不吝七十二賢圖其容雄

武過於子路殆威而猛者君子之容想沐夫子之教而化之者歟

曾參

金仁山曰曾子名參所金反當音森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葢孟子名軻軻車軻也有事于輿故字子輿若曾子名參參乃星名亦字子輿不相合矣吳氏曰參七南反當音驂驂而字爲子輿葢取參乘之義猶立則見其參于前也之意當以七南爲是而所金爲非矣

子禽

陳子禽有仲尼豈賢於子之語子貢責其不知及讀檀弓二子禽子車之弟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子禽至告之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禽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于是勿果用夫子禽所謂一言不知者如此之言可謂一言知矣殆聞端木之規之後反不知而爲知也歟

老彭

王逸楚詞注彭祖卽老彭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堯封於彭城徐州有彭城縣潛夫論顓頊師于老彭壽千餘歲而以老爲老聃彭爲老彭分爲二人則王輔嗣之說也三教論云道德五千本容成所說老子傳之尹喜此述而不作之事也呂氏春秋云老彭姓錢名鏗商賢大夫陸終氏之仲子封于韓大彭之墟至殷末年七百餘歲朱子之注葢本之此也司馬彪莊子注彭祖餌雲母娶四十九妻晩

得鄭氏妖淫敗道非壽終也東坡之詩譏之曰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此殆謬說豈有如此之人夫子竊比之歟

擊磬于衛

太玉山人講果哉末之難矣果字末字甚異看擊磬于衛之意亦甚微謂衛自瀆輒之亂孔子欲辯分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辯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知孔子之心故曰有心又復鄙其硜硜傷時人之莫能行其意也援衛

風厲揭言之見其父子相爭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舊謂其果于忘世非也謂其說果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事正之于始則易救之于末則難衛今若此吾末如之何也已亦甚新之別解也

詩書執禮

傳疑錄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埶字古藝字也隸書執字與埶字相類埶樂也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之義然以埶爲樂去執字

之意遠矣說雖通未敢以爲確也

束脩

束脩二字有兩解論語中自行束脩以上謂束脯也十挺爲束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不忠荀羨擒賈堅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也論語束脩若作此解亦通然味吾未嘗無誨焉則以爲儀之薄者旨斯得也

日知錄載朱子註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乃古註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註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愚謂此朱子之小疵也得寧人一爲拈出于後學豈止一字之師耶

觚

夫子有觚不觚之嘆說者不一或云木簡木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也又不可削之而圓圓

則似杖而非簡弁說文鄉飲酒之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爲酒器明矣腹有四稜下至于足取其安置之穩春秋之世已有破方而爲圓者取其鎔鑄易成失古道矣且事之不古者不獨一觚也故撫觚而嘆之

汶上

魯事不可爲子路事季氏而被讒冉有事季氏而無能改於其德故閔子高不仕之節曰必在汶上猶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考青徐之間汶水有五

北汶嬴汶紫汶語汶洴汶其流同也出瑯琊泰山北東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原山南入于濟者徐州之汶也汶之爲言紊也棼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踪跡也猶詩之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之意必在汶上一語卽如在水中央超然遠矣

五伯

霸之有五見之孟子之書然孔子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以秦穆宋襄楚莊足之

或云是三君者猶夏僭盟恃强以脇中國于霸何有當在所黜或曰五霸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周之齊桓晉文配而爲五然孟子假之之說但指一時而言遠及夏商非其意也但伯者長也秦穆宋襄楚莊既長于諸侯矣卽以三君當之非有華衮之褒庸足計乎

子桑伯子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亦可其簡伯子之簡似乎無可許可者考伯子卽子桑扈離騷曰桑扈臝行

王逸注去衣嬴袒而行也是放廢禮法之外矣又
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門聞其若哭若歌鼓琴
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勿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尋其歌似有怨尤而無怨
尤者歸之于命處困而安者也故夫子僅可其簡
仲弓德行之儒自擬非其倫矣

互鄉

互鄉論語詳解以爲人名進退不分曰互鄉中之人如此人卽以此名之猶一鄉之原人人卽以鄉原稱之其人而直人卽以直躬稱之居達巷者卽名達巷黨人居闕黨者卽爲闕黨童子是也而或指徐州沛縣爲古互鄉或指陳州商水以爲互鄉春秋時沛縣在宋商水在陳因夫子嘗在陳宋之間後人附會之也如以爲鄉名豈萬二千五百家無一可言者與童子乃夫子將命之童子見者引

而進之非𢑰鄉之童子也其說如此

匏瓜

埤雅云長而瘦正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定非一物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無用之物但可繫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其說甚明若謂繫于其處而不能飲食豈有種植之物而責其能飲食哉至有引天文之書謂匏瓜

星名繫如日月星辰之繫則太遠矣

懷寶迷邦

陽貨所云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曰不可爲仁也從事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爲知也兩不可之曰字邢氏以爲皆陽貨之言也如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句法相似皆自言自斷之語否則貨如此言夫子如此應摸稜甚矣豈聖人應對之辭漫無可否而以不仁不知自任乎覩上兩曰字無孔子字下吾將仕矣句有孔子字孔子者正所以別于陽貨之

言也

鑽燧改火

楊升菴曰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之義未當也先王取火法於五行春行爲木楡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上桑柘色黄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黑以象水也四時平分夏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而寄旺於四時季夏者

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本之宋儒之說也

、直躬

直躬之說魯論辨之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父之於子非僅隱也自有義方之訓子之於父非僅隱也自有幾諫之言聖人之言有至妙之道存也而餘冬序錄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訐之上上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訐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

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葉公之説詢若是乎

畏匡

論語緯子畏於匡非止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夫子貌既類虎矣又使虎臣爲御則匡人覩子爲虎益眞子豈不知匡之惡而致其疑耶聖人殆不出此

羿

善射之羿有二淮南子謂羿堯時人河伯溺殺人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射中其膝又誅猰貐之屬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此一羿也又有羿者有窮之君偃姓年二十習弓矢慕羿之名而自名之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太康荒逸畋於洛水之表十旬勿歸羿距之於河勿使歸國後羿徒逢蒙取桃棓殺之又一羿也雖稱善射與前羿之射遠

矣不得其死蓋謂此也

微子啓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以母賤言之是啓與辛不同母矣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衍季曰辛庶妃生箕子皆賢初啓母之生衍及啓也尚爲妾及爲后乃生辛帝欲立啓太史爭之曰有妻子不可立妾子愚謂太史之迂甚矣知子莫若父帝必有見於辛之必致敗亡故欲

立啓也帝知辛之不善太史亦宜知之矣知其不善啓雖異母尚當立之矧同出一母是嫡長矣何一人之身分妻妾也帝宜毅然勿聽則商祀長存可也而終從太史之諫以致放置南巢惜哉

予所不者

俞宗大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孔氏諸子皆以矢爲誓謂不合於道天其厭絕之也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語乃以否爲否泰之否韓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

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子以矢爲誓
非也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孔子見南子任事乃
陳政理告子路曰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
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則矢乃臯陶矢
厥謨之矢伊川退之一代鉅儒皆以否爲否泰之
否自必有所見也

韓昌黎論語解

朱子作論語註嘗謂韓昌黎解失之鄙淺愚取古
本韓文考之亦誠有可議者如六十而耳順解云

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之誤言人生秉天地之大德也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解云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此之類不能悉數而伊川取之韓文有荅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不敢過

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足以信後生輩耳是以平易若此前有韓註而朱註爲之加詳昌黎之功寧可沒乎

石經大學

尤艮翁曰大學之書莫善於禮記莫不善於石經石經之文於致知格物下文物有本末節次綿蠻節知止節邦畿節聽訟節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文理舛錯忽於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四語又删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

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之文於此謂知之至也下即接誠意至平天下五章似爲直捷其不言格物致知黎立武發微所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先後之知是則致知格物即在誠正修齊治平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

七十子

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司馬貞亦以爲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

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索隱曰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唐顏眞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眞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陳椒峯云今之可據者石室圖七十三人蘧伯玉非弟子止七十二人內有㢘瑀今無考太學聖賢圖不過七十一人而林放非弟子適足孟子所云七十子之數云

孟仲子

孟仲子朱子注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氏之說也余於康熙甲寅之冬道過鄒邑見道左一碑停騎閱之詳載孟祠祀產之數敘述仲子孟子之子時未携毫楮惜未之錄也乃讀穆都聽雨紀談云按孟氏之譜謂孟仲子名睪字子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蓋嘗學于公孫氏者得此二說實獲我心急錄之以正集注之誤

穿

萬章問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曰奚爲不知
或謂信此言也孟子實謂完廩浚井實有其事矣
愚謂孟子立説每于不經之言不即論聖人之事
惟就其事而原聖人之心如瞽叟殺人本設言也
問其如何在皐陶則曰執之而已在舜則曰竊負
海濱忘天下而已諭象之言亦猶是也或又曰惟
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皐陶語也鬱陶乎思君
厚顏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牽合以爲舜象之
言此漢人之蔽也不知古人措語經傳所載往往

有相同者況載籍經秦火之後缺有間矣孟子之言必非無本者後世如韓文杜詩人或有指摘之者究其用字皆有出處豈可以寸管之議輕議大賢耶

鯀

太史公舜本紀舜請帝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由此觀之則皆使之爲要荒君長且用之以變化異俗則其人之才皆足

以有爲者故得列於唐帝之朝特各有偏陂不能
上擬皐夔故堯不誅之而待舜處之耳然則鯀本
不死又何有化爲黃熊之事乎蘇長公謂龍門多
見先秦古書其言必有所考若以四族爲窮兇者
皆西漢以來儒者之失也

伊尹放太甲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
亳善矣然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於臣何如況乎
體非金石臣身先殞弑君之謗何以消乎而孫季

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像之後愚謂此亦後人愛惜古人而爲是言耳聖之任者敢作敢爲放而復辟始見阿衡之異何必曲爲解乎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簡子伐鄭良自矜曰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或曰王良其姓非王蓋郵良也左傳載之一名無䘏天漢之上天駟四星旁有一星名

曰王良爲天子馭郵良善馭自名王良嘗疑御六藝中之一耳王良善馭列宿何得以之爲名後知先有是名郵良取其名而名之非郵良遂得次于天垣與經緯諸星同輝碧落也

盆成括

晏子春秋齊之西廓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審是則盆成括君子人矣非不聞大道者然則盆成括仕齊孟子何以謂其小有才而將見殺說苑建本篇有云盆成括小有才虞君嘗

謂之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蓄積心技以備將衰安託無能之軀哉葢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見殺似與晏子所言又一益成括矣

庾公之斯

左傳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也尹公他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衛公孫文子作亂使他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

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其文如此與
孟子之書異矣由孟子之言則爲端人由左氏之
言則爲亂臣矣然孟子必有本而云然其舉庚公
之斯以反照逢蒙舉子濯孺子以反照后羿必不
以亂賊爲端人也且孟子列于九經之中尊經不
信傳愚斷從孟而不從左矣

檮杌

檮杌注爲惡獸之名留青日札云檮斷木也一則
剛木取其記惡以爲戒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壽久

也兀不動也不從矛則非獸名矣陳椒峯謂檮杌古凶人之號取以記惡不專記惡也其獸似虎人或犯之終不退卻惟死而已史官取以爲名欲死于其職也猶齊太史南史秉筆至死不回之義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子訓爲紀惡亦是一義竝存之可也

巨擘

餘冬序錄謂孟子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注謂巨擘者大指也曷知虫中有丘蚓丘蚓之大者名曰

戶擘齊地有之其虫能擘地而行葢亦上食稿壤下飲黃泉者蚓而後可艮謂是也愚謂此其可從者也又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謂苙闌也不知苙乃香草白芷之異名也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復招之非善治之道也愚謂以苙爲香草則入字無着矣此不可從者也

折枝

傳疑錄載孟子爲長者折枝說者以爲枝葉之枝

不知枝卽四肢之肢古字通用且腰亦曰肢折枝猶言折腰也古詩曰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皆折枝之類也愚謂讀書不求甚解書豈可不求解者若此之類則甚解矣文義總言其易謂之折枝可也謂之折肢亦無不可也

去齊出晝

癸辛雜志載高郵老儒黃彥知謂孟子去齊三宿出晝讀作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名

獲故孟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說亦有據錄以俟考

授廛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卽今之浮鋪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與之空地而作浮居也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之人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纏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爲城市

之空地此尤可證雖一字之微求其無弊不可不辨也

西子

西子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後越進於吳吳亡同范蠡歸於五湖人盡知也乃拾遺記所載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或曰夷光即西子修明鄭旦也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宮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理鏡靚粧竊視者莫不動心驚魄嗟而目

之若雙鸞之在輕露沚水之瀛芙蕖吳王妖惑怠于國政越兵入國乃抱二女逃于吳苑越兵追入見二女徘徊樹下以爲神人望不敢近夸光西子是一是二同是美人不知何以西子傳而鄭旦不傳耶

飛廉

飛廉字處父助紂爲虐孟子既云驅于海隅而戮之矣而秦本紀載飛廉顓頊之裔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武王伐紂殺惡

來是時飛廉為紂作石槨于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槨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槨以華氏死遂葬紂于霍太山如是則飛廉于紂既死而視之如生不失臣職之人也周公何為戮之哉譙周讀史不信其事不必譙周夫人而不信之也而飛廉復有子後數傳而有趙國惡來復有子後數傳而有秦國且有天下積德累仁安在而致此耶殆其再世而亡雖得不足以為福耶

字文同異

顧寧人日知錄云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韔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薳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况鐘鼎之文乎愚謂書至左傳一人而忽易數名亦不一矣同異之間有不能悉數者也

六經字義

洪文敏曰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每相反

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新造邦丕乃裡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蔦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𦤀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字反而義則正焉此用字之變也

六經字異

容齋隨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

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賍菱鱻蠢皋獻槷蚗嗣繇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王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方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不知經文通用各用之故也